



想女儿时,杨兆芳老人就会拿出孩子生前的照片

# 老去的“失独者”孤独暮年谁来守护?

他们,因为种种意外失去了独生子女,他们正在对子女的刻骨思念中老去,他们,是最需要帮助和关爱的一群人

数据显示,全国失独(特指因意外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超百万,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当这些失独的父母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最大担心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个社会,应该怎样在他们的暮年扶他们一把,让他们不至于老无所依?如果在痛失子女之初,他们的心是被悲伤填满的。那么现在,最困扰失独者们的,就是对衰老的恐惧。事实上,在上百万的失独者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迈入老年人的行列。

恐惧源于未知,用更为浅白的话来说,他们在想:“要是哪天,突然在家中晕倒了,谁能扶一把”,或是“病卧床上下,谁来照料”,更或者……太多种都有可能出现的晚年无助场景,让没有子女相伴的他们毫无把握。那么,谁来守护他们的未来?

□现代快报记者  
刘旌 赵丹丹/  
李雨泽/摄

## 失独之痛

“最好能同时死”

这几年真是奇怪了,李曼芝连生了好几场小病,直到去年被确诊为甲亢之前,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得了什么绝症。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那么畏惧死亡。

“怕也没用。”李曼芝双眼一合,随即又睁开,摆出个手势,意指“我已经62岁了”,而她的丈夫,还要长她6岁。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得个要死又死不掉的慢性病,那才叫遭罪。”李曼芝和老伴都有高血压,每天都服用大量的药物,但丈夫的病情更为严重,血压忽高忽低。“要是有个万一,我们瘫痪在床了,日子怎么过下去。”

老伴一辈子就没下过厨房,连微波炉都不会用,要是我先走了,他简直没法活了。“不行,我

不能先走。”李曼芝想了许久,平静地说:“最好是,一起走。”

“只能手上多留点钱了”

李曼芝想过,要么以后去养老院好了。但她又会想,邻居家的钟点工对老人很不好,还喜欢在老人子女面前伪装。她还会联想起,曾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暴打老人的养老院护工……

“不敢想。”想得越多,忌惮也越长了一大截。渐渐地,李曼芝意识到,想再多也没用。她掂量了一下家中存款,想计算自己能住什么规格的养老院,但结果却让她的失望透顶。“孩子治病时都花得精光了,能剩下什么钱呢?”

有人建议她把家里的房子卖了,这笔钱也够老两口花了了,可她又担心,钱要交给谁来保管才放心?“我们要住养老院的时候,可能连筷子都抓不住了,这些事项找谁料理?”

对于未来,大多数失独者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忧。杨兆芳和李云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还60岁不到,可人总是会老的,最怕的就是老了生病成为别人的负担。”以前,生病的时候有儿子陪,现在只能夫妻俩互相陪了。他们希望政府能有一些绿色的通道,比如看病可以优先照顾他们这样的家庭,优先挂号。

杨兆芳则显得乐观许多,“趁着现在身体还凑合,我还想挣点钱。”她在家门口摆了一个煎饼

摊,还开了淘宝店,卖点手工品。“手上的钱多一点,哪怕以后要住养老院,也能选个好点的。”

“网上倒还能找人说说”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很多“失独者”通过网络抱团,他们在QQ群里互相慰藉。“寅妈”是一位48岁母亲的网名,江苏靖江人。2006年,她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在一场火灾中不幸遇难,年仅21岁。而作为母亲的她,也已经42岁了,无法再次生育。

“这种伤痛,根本无法忘记。”“寅妈”的话,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孩子就是父母生命的全部。为了共同疗伤,她创办了一个针对失独者人群的QQ群,目前已有44人加入,全部来自江苏。而在全国范围内,有着许多类似的QQ群。

“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我们必须想得开。”“要看开并不错,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心痛了。”……在许多失独者的讨论群里,类似的对话不断重复着。对于这群集中在50岁到70岁之间的人来说,使用网络显然已不是他们所长。有人许久才能敲出一句话,所用语言也不得与现今网络用语格格不入,刻板而落俗,言词间却不乏真诚。

“抱团取暖,互相疗伤。”“寅妈”说,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失独者依然会觉得这是件“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有人出门时会带上口罩。对这样的人来说,QQ群更是他们倾诉苦闷的重要空间。

## 缓解之策

社会抚养费可否帮他们一把

对于“失独家庭”所面临的养老问题,南京人口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崔效辉认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持续30多年,它为中国的先行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但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后遗症“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在众多家庭体系中是格外脆弱的,一旦孩子因意外生病、交通事故死亡,必然会给父母情感无助、心灵孤独,甚至是在经济上的负担加重等问题。

他认为,政府计生部门前些年是着力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规划,组织开展全民性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而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口和计生服务上来,其中就包括做好“失独家庭”的服务工作。他称,事实上,现在全国很多计生部门已经注意到“失独家庭”的问题,江苏南通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关注这类人群,进行一些统计。

而在计划生育上有社会抚养费的概念,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可以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记者了解到,根据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根据9



翻看女儿生前的东西,每次都哭个不停



杨兆芳说,女儿最喜欢穿她织的毛衣

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00多亿元。

崔效辉认为,部分社会抚养费可用来作为“失独家庭”基金,专门帮扶。比如“失独家庭”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能否比一般家庭退休人员养老金要高出一些,有相应的补贴。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来在经济层面补贴“失独家庭”。

解决了经济层面的问题,主要还有如何养老的问题。

崔效辉认为,有了专项基金后,政府可以出资来扶持第三方社会组织为“失独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送餐服务、医疗康复、精神关爱、参与社会等多方面,让“失独”父母觉得老有所依,而此养老方式要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同时由政府部门来考核第三方社会组织,服务不到位次年可以重新招投标、撤换。

社会养老“失独家庭”应优先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颐表示,曾经有学者讨论过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风险问题,包括子女不幸去世,父母人到中年,不能再生育带来的风险;包括独生子女不幸伤残,给家庭带来的风险;以及独生子女不成才造成家庭经济能力更差的风险;以及独生子女犯罪导致父母老无所依的风险等。

他认为,对于“失独家庭”的老有所养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为减轻因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独生子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可以由国家及地方政府出资,为独生子女办理保险,一旦独生子女因意外发生伤残、死亡事故,父母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此外,在调查基础上,国家及地方可以成立专门的“失独家庭”基金,在“失独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以进行申请,得到相应的帮扶。陈颐表示,最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是养老,他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非是社会养老或是居家养老两种,社会养老上是否可以

对“失独”家庭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失独家庭”可以床位优先,收费标准上可以减少部分。在居家养老上,政府部门对“失独家庭”可以多一些补贴,等等。

心理救济应该纳入社会保障

除了“失独家庭”的养老保障外,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认为,也应该关注“失独家庭”的心理救济问题。

失去唯一的子女后,失独者一般会表现为不相信,相信后开始伤心,伤心导致愤怒,继而追究谁该对孩子的离去负责。最后会陷入一种纠缠之中,自己与自己的纠缠,夫妻双方之间的纠缠,比如夫妻双方会互相埋怨对方,难以调整到位的家庭可能会出现夫妻双方矛盾,最后分道扬镳。

所以很多家庭在痛失我爱时,最关键的是要得到心理救济,但目前在我国,这类救济还很少见。而且“失独者”也不会主动要求心理干预,张纯说,除非到最后,一些“失独者”难受的心情实在无处宣泄,会找到心理专家宣泄一通,得到自己的解放,但是也不愿意心理专家介入家庭中,全面剖析。他认为,心理救济应纳入社会保障,一旦有“失独家庭”出现,社区主动了解,联系专业人士免费进行心理干预和哀伤辅导,帮助他们调整认知,优化环境,改变行为,分散注意力,此种做法,远远要比没有心理干预的情况要好得多。

## 数据

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

有媒体日前报道称,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主要有两种情况:因意外、车祸等死亡的独生子女占53%,因疾病死亡的占47%。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截至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

记者了解到南京的情况,依照南京市的相关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标准发放扶助金,独生子女伤残、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的标准发放扶助金。据2007年11月的一次全市摸底调查,南京已有3000多个家庭属于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曼芝为化名)

“那年她才31岁,临别前,我们吃了最后一次烤山芋。”“他走时28岁,他一直想要个孩子,却还不知道当时自己已经当爸爸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年龄大都50岁开外,一直和唯一的子女快乐地生活,一场意外却夺走了孩子年轻的生命,而自己也很难再生养孩子,他们被称为“失独者”。这个世界上他们最爱的人走了,可生活仍在继续。近日,快报记者走进“失独家庭”,他们努力用时间去化解心头的哀伤,但在心内留下一个匣子,将往事封藏,心灵最深处常常在与孩子们深情对话:“孩子,你在另一个世界好吗?我们想你。”

## 孩子,你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吗?

杨兆芳 女 64岁 失独5年  
临别前,母女俩吃了最后一次烤山芋

整条街都是湿漉漉的,到处都洋溢着一股腥咸中略带辛辣的味道。杨兆芳想屏住呼吸,快步走过熟悉的街道,但这味道始终阴魂不散般地飘来,使她无数次短暂的屏气都成了徒然。她终于弄明白了,又到了龙虾上市的季节。这条街上的一家三层小饭店,曾是她女儿最爱的地方,一大盆龙虾端上来,三五除二的工夫,女儿就能吃得点滴不剩。

杨兆芳克制着,回忆似乎就瞬间暂停了。她终于成功走过了这条街,拐进了回家的巷子,提着刚买的菜往楼上爬。到家后,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她又忍不住拿出女儿的照片端详。

杨兆芳,64岁,南京人。5年前,女儿因病去世,她苦心经营的小康之家,瞬间成了失独家庭。女儿去世后的第五年,杨兆芳开始习惯问候她的人们说:“我好了。真的。”

孩子走了,跟来时一样

女儿出生的时候是1976年的春天,七斤四两重。“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开始,我们也没动过生二胎的念头。”杨兆芳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要是等个几年再生个孩子,身体未必受得了,未必有精力再去照顾更多的孩子。“既然只养一个孩子,我就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她。”

李云 女 59岁 失独5年  
走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

每年清明,李云和老伴总会去看看儿子,和他说说说话,“我们很好,你好吗?”时隔5年,她以为自己过去了,可那一瞬间眼泪仍会决堤。2007年,李云失去了她唯一的儿子,或许是老天眷顾,儿媳当时已怀有身孕,小孙子长得很像儿子,她有时看着孙子都入了神,自言自语道:“你要还在,该多好。”

儿子的手机我一直揣着

“这是他的手机,出事那年,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5年来李云一直用着儿子留下的手机,手机老旧,按键已经生锈,舍不得丢掉。她多么希望那天儿子手机通了一切都未发生。

离2007年春节还有几天,她记得是送灶日那天,晚上六七点了,因意外、车祸等死亡的独生子女占53%,因疾病死亡的占47%。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截至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

记者了解到南京的情况,依照南京市的相关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标准发放扶助金,独生子女伤残、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按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的标准发放扶助金。据2007年11月的一次全市摸底调查,南京已有3000多个家庭属于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曼芝为化名)

三口之家的日子,虽谈不上丰衣足食,倒也差不到哪里去,女儿在一天天地长大。杨兆芳从不巴望着她能成为人群中的凤毛麟角,“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就满意了。”所以,对于女儿不温不火的成绩,她很少正襟危坐地教育女儿。

除了女儿没能高考的事,“我觉得还是因为家教没请对,可能也不怪女儿。”回忆起这件事,杨兆芳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这孩子什么成绩都好,除了化学!”杨兆芳说起“化学”两个字,恨得咬牙切齿。仅仅是因为这一门考试的败北,女儿没有顺利获得高考资格,而是直接进了社区工作。

虽然大学梦没有圆,但杨兆芳对后来的生活还是满意的:女儿自由恋爱结了婚,还生了个小小外孙,日子过得满满当当。2004年,突然成了杨兆芳人生的转折点。更确切地说,这是女儿的转折点。“她病了,滑膜肉瘤,癌症。”杨兆芳也搞不清这是种什么病,跟外人说起时,直接说是癌症。“治不好的,都叫癌症。”女儿放下工作,调养了三年,却依然没有逃脱脱恶疾的魔掌。

2007年2月13日中午,已经被疾病折磨得无比瘦削的女儿突然对她说道:“妈妈,我的病好了,我想吃烤山芋。”杨兆芳买来了山芋,和女儿面对面吃着。看着眼前的女

儿,她顿时感到心如刀绞,嚎啕大哭起来。女儿对她道:“妈,你年纪不小了,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总惦记着别人。”第二天上午,在许多年轻人手持玫瑰,和情人沐浴着冬日暖阳的时候,却已经到了女儿的最后时刻。“和她刚来人世的时候一样的,也是在病房里,那样的场景。”只是,时隔了31年之后,这却已是生与死的跨越。

创办QQ群帮助更多人

要不是女儿还留下了个小小外孙,杨兆芳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岁月好像在闭眼的工夫就穿行了过去。一次机会,当她再与当年的知青朋友们相聚的时候,她终于觉得自己悟出了道理——“都是命”。

或许时间也是最好的疗伤药。杨兆芳开始认为,自己已经长在丧女的悲伤中走出来。“许多朋友都在帮我,我更没理由不坚强。”当那些关心她的人们无意间流露出关切的语气时,她总要淡然一笑:“我好了,真的。”今年,她还创办了一个名为“人间大爱”的QQ群,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许多仍未“越过这道坎”的失独家庭。这两天,她刚认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能说“动”对方,是个花工夫的活。“对于大部分失独者来说,想真正走出悲伤,太难了。”

头抛,给我煲汤喝。”

李云说,相互的扶持让他们走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夫妻俩心更近了,老伴常说,儿子不在了,咱俩都得好好的。

“这两年真的好多了,前两年我都不能出来见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李云笑着,眼泪却强忍住住了。她说,现在就是到了逢年过节会想,看到别人家筹办年货,自己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那时心里就想得厉害,也多亏了亲朋好友,妹妹特意买掉了房子,搬到她家附近,一到过年过节,妹妹就会接他们过去团圆。每到父亲节、母亲节、外婆、外甥女们也会争着请客,给他们过节。儿媳和亲家过年时也会带着孙子来吃饭,“今年的我们就是这么过的。”

如今,李云夫妻俩爱上了运动。每天清晨,老伴就会出门“走步子”。而李云也有自己的活动,到雨花台锻炼,打太极拳或跳扇子舞,这让她感到快乐,同时也能结识不少朋友。晚上7点,她还会在小区门口锻炼一会。“时间排满了,就不会胡思乱想。”当然小孙子是最大的安慰,“他现在在吃多,尽管不和我们一起住,但常来,有孙子在一旁玩耍,时间过得很快。”

李云说,她和老伴现在只想把身体锻炼好,“尽管侄子、侄女都要照顾他们,但是毕竟人家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希望成为亲戚朋友们的负担。”她说,只有自己的身体好了,老了才能互相照顾,不给别人添麻烦。何况孙子将来还要上大学、结婚生子,他们要省下钱给孙子,这样感觉人生有盼头。(应采访对象要求,李云为化名)